

旧唐书

舊唐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玄 兄知柔子 既餽彙秩迅迴

徐堅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弟道迪 蕭直蕭穎士 母喪殷踐猷附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采薪蘇夜然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贈科拜郾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

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爲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爲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祕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

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諡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鬪傾里閭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

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  
 福祐然禮文雖眾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  
 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  
 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  
 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循檢周  
 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  
 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  
 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卽當云若不祭  
 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  
 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  
 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

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定律

斯史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  
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撫舊典采曲臺之故事行園丘之正儀使聖  
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  
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  
雲初玄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  
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釋  
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既畢  
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玄宗卽位遷郾王  
傅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  
國公實封二百戶未幾丁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  
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眾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  
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

拜左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敕褒美賜物二百段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敕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皇太子及郾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尙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郾恆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郾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說經百寮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哀廢朝兩日贈禮部尙書

諡曰文初无量與馬懷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褚焉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膺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納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尙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

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  
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  
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  
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  
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  
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  
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  
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  
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  
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  
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  
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

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  
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  
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  
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齬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  
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豪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  
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  
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  
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  
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  
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  
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

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勸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

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環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

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絙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閭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歸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

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  
舍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  
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擢  
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  
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  
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  
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尙書  
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  
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  
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籩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  
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

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負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荆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諡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子玄子貺餽彙秩迅迴皆知名於時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